

复仇在我^{*}

日本) 马场 当

石 启译

1. 七曲峰

字幕: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一月四日。

大雪纷飞。

一辆轿车紧紧跟在疾驰的警车后面。轿车的后座上坐着 津严(37岁), 他的左右各有一各警官。 津目光呆滞地望着在车前灯照射下翻卷飞舞的雪花。

津用鼻音哼起小曲。

两边的警官惊讶地看着 津。

津(笑嘻嘻地): 刑警先生, 你多大岁数了?

吉野刑事调查官:五十五岁。

津: 我会被判死刑吧?

吉野:

津: 大概再过三年, 在我四十岁的时候, 就要被套上绞索吊起来了。无论怎么着也活不到你这个岁数, 真有点儿他妈的.....

吉野(注视着 津):

津: 五十五岁.....比我多活了十几年, 以后还可以活很久, 人世间真是太不公平了.....

河井: 你说什么呢。别忘了, 你把四五个人的生命都缩短了。

* 译自《日本电影剧本选》(映人社, 1981年出版)。本片获日本《电影旬报》1979年度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今村昌平)、最佳男配角(三国连太郎)和最佳女配角(小川真由美)五项奖。——译者

津:到时候,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 可这帮家伙还活着。不但活着, 还能和女人睡觉.....

津又哼起了小曲。

河井(瞪着 津): 津, 不要再哼啦.....

津漠然地闭上了眼睛。

津(低声咕哝): 拘留所那种鬼地方好像冷得很。

从车前方可以看到隧道的入口。

轿车仿佛劈开厚厚的雪幕, 箭一般地冲进了黑暗的隧道。

大雪无情地朝冰冷的大地上不停地降落。

津(画外): 一定冷得刺骨吧、这个拘留所。

片名字幕: 复仇在我

2. 筑桥市警察署 · 前

警车和轿车迎着一群在雪中打着雨伞的人开过来、停下。

新闻记者、摄影师等一哄而上, 团团把轿车围住。

从轿车里下来的刑警朝被风衣蒙住脑袋的 津怒吼着。闪光灯亮成一片。

突然, 人群中冲出一名男子, 向 津投去一只牛奶瓶, 但奶瓶没有投准, 砸到了河井警部的肩膀上。

男人: 津、去死吧! 亲人的仇、亲人的仇.....你一定会被判死刑的!

刑警们用力推开这个仍在拚命叫喊的男人。

男人: 宰了他!

在以上画面中移过片头字幕。

3. 公路

字幕: 福冈县筑桥市内, 昭和三十八年(1963 年) 十月十八日。

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行人。

一个身穿土黄色夹克衫的男人骑自行车沿公路而来, 自行车上挂着一个麂皮提包。

他就是 津严(37 岁)。

津一边观察前方的公路, 一边将自行车骑进路边的墓地。他把车放倒在地, 取下麂皮提包, 然后又回到公路上。

前方驶来一辆轻型四轮卡车。

津向卡车招手。

卡车停了下来。在卡车的车体上印有“筑桥通运”几个大字。马场大八(44岁)坐在驾驶席上,他的旁边坐着柴田种次郎(58岁)。

4. 卡车驾驶室内

津坐在柴田的身旁。

柴田(对马场):他是西海运输公司的津。(对津)和你一块儿跑过几趟了?

津:有四五趟了吧。

柴田:这位是石部大八。

马场(笑着):又来胡说八道了。

柴田:他本来叫马场大八,因为他喜欢石部金吉,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石部大八。

津(笑着):那和你可是正好相反呀。

柴田:嗨,你要是拿我开心,就请你下车啦。

津: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你们还得跑几家烟酒店呀?

柴田:还有三家吧。

津:是去刈田吗?

柴田:嗯。

津:正好。

柴田:什么正好?

津:我的一位朋友在车站后面有个养猪场,我要去找他。怎么样,一起去吧,稍稍的……来点儿。

柴田(做了个饮酒的动作):干这个?

津:……(笑着点点头)

柴田:哎,不行不行,我眼看就该退休了,而且,咱又是日本烟酒专卖公社的职员。

5. 筑桥市警察署·审讯室

津抬起了头。从他背后的窗口可以看到外面飘落的雪花。

坐在津对面的河井警部和斜对面的桑田见习警部定定地望着津。

河井:你为犯罪作准备而乘上卡车的时间,是十八日午后两点……没错吧?

津伸出双手依次比较着手指甲。

河井: 柴田种次郎的收款袋里, 此时共有现金 四十一万五千零三百元。

河井把数枚千元纸币放在桌子上。

河井: 这些钱, 是你购买供逃跑使用的收音机时用过的, 你看一下。在这张钞票上还留有人血, 正是柴田种次郎的血! (‘砰’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已经留下的罪证, 现在不说话也没有用!

津: 警部先生, 能不能借我指甲刀用一下。我又不是已被确定的犯人, 请允许我清理一下个人的卫生。

桑田:

津:指甲长得过快, 就是健康状况不佳的证明, 这点难道您没有听说过吗?

河井: 津!

津(望着窗户的方向): 下个不停呀, 正月的雪, 已经三年没见了.....

桑田和河井朝窗外望去。

河井的声音: 一月九日。他说昨天夜里太冷, 没有睡好觉, 整整一天抗拒我们对他的调查审讯。“既然我的犯罪情况你们都很清楚了, 那就采取你们认为适当的方法处理吧。”然而, 我们必须要他自己讲出这七十八天逃亡的经历.....

6. 萝卜地

一个朝鲜人模样的老太太在收甘薯。

老农妇神原静朝萝卜地里走来。

老太太: 早上好哇。

神原静: 哦, 早上好。我说老嫂子, 你瞧瞧我那地里。

老太太直起腰往对面的田间望去。

老太太: 怎么了?

神原静: 我瞅着, 好像有个朝鲜人喝醉了倒在那儿呢。

老太太: 我去看看, 对不起。

神原静(拿起萝卜挑着): 吃秋刀鱼还非要配上萝卜泥, 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刚娶过门的儿媳妇呆头呆脑的.....说什么, 没有萝卜泥就没法吃秋刀鱼.....

对面突然响起老太太的惊叫声。

神原静转过头去。

老太太(大声喊叫):死人啦!死人啦!不是朝鲜人,是日本人!

神原静:.....!

神原静朝那边跑去。

7. 萝卜地

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

摄影师拍照的闪光灯闪着灯光。

拦上了绳网,嘈杂的人声。

验尸。

字幕:被害人:柴田种次郎。死因:金属性钝器打击所致颅骨挫伤、胸部穿刺伤。推测死亡时间:十月十八日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致死类型判断:他杀。

8. 旧采石场

写有“筑桥通运”字样的轻型卡车停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中。

验尸官从竹丛中拖出了马场大八的尸体。

字幕:被害人:马场大八。死因:左面部、颈部、前额及胸部刺伤,失血过多死亡。推测死亡时间:十月十八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到七点之间。死亡类型判断:他杀。

9. 专卖公社·筑桥分店

桑田见习警部在翻阅合同驾驶员的花名册。

分店的店长在一旁滔滔不绝。

店长:在我们这儿,每次收款和送货的路线都是当天才决定的,派哪个司机去也是当天决定,就是为了防范发生此类事件。回来的时候,如果款额数目太大,还改为使用专门的运款车。唉,唉。

桑田:可是,你们派去办理这项重大业务的,怎么是个酒气熏天的人呐?

店长:柴田君.....喝酒?

正在一旁接受市川刑警问话的田中朝这边转过头来。

田中:那家伙有酒精中毒症。我一听说萝卜地的事,就想到他肯定是去前边那个朝鲜人的村子喝一种叫“玛卡利”的私酒了。

桑田:噢?去喝私酿的酒吗.....(逼视着田中)

田中:不不,我可一次也没有去过。津倒约过我几回.....有两三次收款时,津也跟着一起去.....他是西海运输公司的.....司机。柴田、也被他约过

几次吧。

字幕：西海运输公司筑桥分公司、津严。

10. 津居住的公寓·二楼走廊

市川刑警在敲六号室的门。

没有人应门。

表情阴沉的桑田见习警部。

邻室的房门突然开了，穿着肥短裤、圆领衫的中牟田京二手持苍蝇拍从屋里窜了出来。

京二：好啦！那只下流蟑螂、又逃进津的房间里去了！

他一边叫一边伏下身，从六号室房门下的缝隙往里面张望。只穿了一条衬裙的千惠美跟了出来，一露面发现桑田等人站在那里。

千惠美：哎哟。

惊慌的千惠美赶忙又缩回了屋里。

京二对侧头去看千惠美的市川说。

京二：嘿嘿，那是一只变态蟑螂，只要我们一干那个事儿，它准定出现在屋顶上。

一边说一边快活地笑着。

市川（微笑）：津好像不在家吧。

千惠美披了一件羊毛衫，又从屋里走了出来。

千惠美：津他……可能在车站后面的‘麻里’呢。

市川：麻里？

京二：发现这只混蛋蟑螂的就是麻里的老板娘，也是在他们俩上床的时候……对吧？阿惠。

千惠美嗤嗤地笑着。

京二：两间屋子中间就隔了一层胶合板，什么都一清二楚的。津的那玩艺儿可不一般，棒极了。噢，你们找津有什么事吗……

11. 日式酒吧‘麻里’二楼·客房

房间的一角摆着电视机，正在播放职业棒球赛的实况。

千代子（28岁）的身边坐着市川、口石刑警和桑田见习警部。

千代子（低声地）：津强奸了我。我去他那里讨取他欠店里钱，他用凿子威胁我，结果被这头野兽强迫着……

桑田:

千代子: 从那以后, 又被 津叫去过好几次, 我拒绝他, 他就威胁说要杀了我丈夫.....他是个每次不干三遍不肯罢休的男人, 时间很长、很长.....

千代子的丈夫清次(32岁)端来两瓶啤酒和一些小菜, 然后站在千代子的身旁。

清次: 刑警先生, 你们是为了专卖公社那桩案子来的吧? 我猜的大概没错, 我看 津这个人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刑警们沉默不语。

清次: 千代子, 把一切都讲出来吧。

清次说完, 一脸放心不下的神情端着盘子下楼去了。

千代子: 对他, 这件事怎么也觉得说不出口。(语气坚定地)我不告诉他。

市川:前天晚上, 津曾把你叫出去过吧?

千代子: 是的。他说: 明天能得到一笔钱, 让我和他到远处去.....说是, 去大阪.....他想强迫我和他一起生活。

口石: 大阪?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吗?

千代子(点点头): 是的。

12. 国营电气列车中

列车到达刈田车站。

津抱着皮包在坐位上看报, 似乎是为了把自己的脸藏在报纸后面。

传来警车的警笛声和直升飞机的轰鸣声。

津吃了一惊, 慢慢转过脸往窗外望去。

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警察们在站台上的行动。

列车启动了。

坡地上长着一片柿树林。

柴田的声音: 津, 这儿的柿子甜不甜呀?

13. 从斜坡到萝卜地之间

柴田种次郎一边往坡地上走一边抬头望着柿子树。

津跟在柴田的身后走来。

柴田: 要是甜的话, 咱们给马场大八捎点回去, 让他拿去当礼物送人.....

津(一直面带微笑):

柴田: 石部大八这家伙, 我来喝“玛卡利”他大概有点儿不高兴吧。

津:

柴田: 其实没事, 三十分钟后回到车里不就得啦.....你说的那个造私酒的地方还在前面吗?

边说边打头登上斜坡。

四周空无一人。

津朝四下张望了一圈, 神情中透出了一股杀气。

柴田: 津呐, 你到我前边带路吧。

津吃了一惊。

柴田回头朝 津呲牙一笑。

柴田: 我的屁最臭。我这肚子, 只要有点酒灌进去就总爱放屁。

津大步走上斜坡, 超到柴田的前面。

柴田: 转了十家烟酒店, 倒有七家给咱啤酒喝, 现在就一个劲地放屁。

说着又很响地放了个屁。

14. 萝卜地

率先登上斜坡的 津不见了踪影, 柴田一脸奇怪的表情。

柴田: 喂, 津!

就在这一瞬间, 蹲在柴田身后草丛中的 津突然扑了出来, 高高扬起手中的铁榔头照准柴田的后脑狠狠击下。

柴田抱着头转回身来。

柴田: 哎哟! 干什么你!

满头鲜血的柴田抓住榔头与 津争夺着, 他很快将处于劣势的 津压倒在地。

津慌乱中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号铁锥, 从下往上刺去。

柴田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津乘机连连猛刺。

柴田坐倒在地, 接着叩头似地上身向前一倾, 倒下了。

津从柴田的提包里掏出成打的钞票。

15. 生长着柿树的斜坡

津抓着钞票跑下斜坡。

剧烈的喘息使他手扶着一棵柿子树停了下来。

夹克的袖口溅上了不少鲜血。

津抬起手想擦汗,这才发现自己满手鲜血,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津拉下裤子的拉链,一边小便一边用尿液冲洗血手。

另一只手始终紧紧地握着钞票。

津仰头看了看,伸手摘下一个柿子,“吭吃”就是一口。

津(“噗”地吐了出来):……啊,这玩艺没法当礼物。

16. 火车道口旁的公路

轻型卡车停在路边,马场大八正在打盹儿。

车门的响声惊醒了马场大八。

津站在车门外,夹克衫的袖口卷着。

马场:……

津显得很疲惫的样子。

马场:这个柴田,他到底上哪儿喝酒去啦?已经这么晚了……

津:他说,现在脸红得不像样子,太难看,让再等他二三十分钟。

马场:都四点钟啦。

津:……是啊……再等二十分钟,五点就能回到公司了……

马场满脸的不高兴。

津:嗯……那,我去看看情况,很快就回来。

说罢匆匆走了。

17. 五金商店

津瞧着摆成一排的菜刀。

店主表情和蔼地走了过来。

津拿起一把开了刃的尖头菜刀。

津:多少钱?

店主:650日元。

津(又换了另一把):这个呢?

店主:这把420日元。

津:……就要这把便宜的吧。

18. 行驶的卡车

19. 山中的隧道

津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马场大八驾驶着卡车,心中越来越不安。

马场:他,真的喝到那种程度了.....

津:

马场: 有点儿不对劲呀.....再绕到那里就得五点了。

卡车驶入仲哀隧道。

卡车在隧道中行驶了一半左右的路程。

津: 停车!

马场:? (没有停车)

津目光凶狠地盯着马场。

津: 马场! 柴田让我给杀了!

津一边吼叫,一边拔出菜刀对准马场的颈动脉刺去。

菜刀又插入了马场的胸部。

马场一声惨叫,卡车紧急刹车的同时撞到了隧道的石壁上,挡风玻璃碎了。

津用力拔刀,谁知刀柄与刀身分了家。刀身留在马场的胸部,他手中只有一个刀柄。

马场自己从胸部拔出刀身,双手握住它朝 津刺去。

两个人拼命搏斗起来。

马场很快就没有了气力,他把刀子丢出车窗外。

马场: 你饶我一命吧,求求你,我还有个独生女。你的事,我绝不告诉任何人。

马场双手合十哀求着,血水滴滴嗒嗒地从手上滴落。

津(呼吸急促): 那好,就照你说的.....先带你到医院去吧。

津用一条毛巾把马场的双手捆住。

马场浑身颤抖,但仍然毫无反抗地听凭 津所为。

20. 废弃的采石场(黄昏)

这是一个不知已废弃了多久的采石场。 津驾驶的卡车横冲直撞地开进了旧作业场。

津停下车,把马场从驾驶室中拽了出来。

津用车厢里找到的一块帆布蒙住马场。

马场在帆布中挣扎着。

马场: 啊——你干什么! 我会信守诺言的,你的事我绝对不说.....

津取出那支大号铁锥，朝帆布上狠狠地刺去。

马场如同被鱼网缠住的鱼一般疯狂地挣扎翻滚。

津对准目标猛刺，一次又一次……

马场的惨叫声渐渐弱下去——终于停止了。

津取来放在驾驶室的提包，从中拿出西装、衬衣，开始更换服装。

21. 国道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津脚步匆匆地走在黑暗的国道上。

22. 电器商店

津进入店内。

津拿起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津：我买这个。

23. 公共电话亭

津拨了几个电话号码。

津：是‘麻里’吧，老板娘在吗？……不在？她去哪了……唔、唔……等一会我再打吧。

24. 津居住的公寓·六号室

津进屋后开灯。

津坐下来，取出半导体收音机，打开开关。

播音员的声音：……发现了尸体。

津浑身一震。

播音员的声音：十七日下午五点左右，居住在大分市旭町的家庭主妇在附近的水泥货场发现了一具已经化作白骨的女性尸体……

津松了一口气。站起来喝了几口水，然后取出钞票半蹲在灯下清点。

津用手帕包扎被割伤的手指。

津侧身躺下，忽然想到什么，一轱辘又爬起来。

25. 筑桥市警察署·审讯室

传来震耳的直升飞机马达声。

津的太阳穴微微颤动。

津：……是来采访新闻的直升机吧……

津双手捂住耳朵，紧紧闭上眼睛。

突然，他猛地将面前的桌子一把掀翻。

津: 你们想尽早结束这件案子, 那就赶快工作吧, 到底谁来写审讯记录呀!

河井和桑田扶正翻倒的桌子, 从地下拾起茶碗。

津站在窗口望着天空。

桑田:那好, 你是不是先给我们讲讲杀死柴田时的情况。那支大铁锥是从哪儿搞来的?

津回转身面对河井和桑田咧开嘴笑着。

室内充满紧张的气氛。

做好了书写审讯记录准备的桑田手握钢笔目不转睛地看着 津。

津: 好吧, 现在就让你们好好写个审讯记录吧。那支铁锥, 是 千代子为我预备的。她说, 用这家伙只要一下, 就解决问题了。

桑田: 千代子这么说过吗?

津: 你们彻底审问过她没有? 彻底的?

桑田翻开一份讯问记录放到河井面前。

河井: 这是昨天对 千代子调查的记录。(念) ‘我曾打算用铁锥去刺 津这个混蛋, 我想, 要和 津分手, 就用它来讲分手的话吧。’

26. 津居住的公寓·二楼(回忆)

千代子头发散乱、衣装不整地倒在床上。 津坐在她身边, 正在团一个饭团。

千代子:喂, 给我做一个吧。

津闷声不响地继续做饭团。

津:要卷紫菜吗?

津把饭团递过去。

津: 吃。

千代子接过饭团。

一边吃, 一边流泪。

津瞄了千代子两眼, 又拿起身边的小碗杵到千代子眼前。

津: 腌萝卜也给我吃。

说罢, 津自己 ‘咯吱咯吱’ 地吃起腌萝卜来。

津: 吃完腌萝卜.....还要吃饭团吗?

津说着伏到了千代子的身上。

千代子悄悄伸出手打开提包,从里面抽出一支大号铁锥。

津:我要到离这儿远远的某个地方去.....我已经离不开你了.....咱们得一块儿过。

千代子: 我要是拒绝呢.....

津: 那就杀了你!

千代子“噌”地翻身而起。

千代子: 你杀我之前我先杀了你!

千代子紧握铁锥对准 津的下身就要刺过去。

津惊恐地连连摆手。

津: 别别、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27. 日式酒吧“麻里”

可以听到电视里转播棒球赛的声音。

千代子: 当时我真想就那么刺下去,可看他吓得那副样子,又一个劲说,既然如此这样,那就分手吧。结果,我就赶快跑回家去了。

口石: 那——铁锥呢?

千代子:放在那儿了。

口石:放在他的公寓了?

千代子: 是啊,就扔在那儿了。

口石: 噢。

千代子: 后来,第二天的晚上又有电话找我,就是他。

口石: 在发生事件的当天晚上?

千代子: 对。他说,你能不能现在就坐飞机到大阪。

市川: 你怎么回答的?

千代子: 我拒绝了。

市川: 为什么?

千代子: 我就是拒绝了。刑警先生,无论怎么考虑,我都认为这是毫无前途的旅行。

电视上的棒球赛似乎是打了一个全垒打,球赛评论员的声调明显提高了。

评论员的声音: 西铁队转败为胜!

28. 平和台棒球场·出口(黄昏)

比赛结束，观众们涌出球场。

走在人潮中面无表情的 津。

报亭上贴着的一张纸吸引了 津的注意。他的脸上忽地现出震惊的神情。

纸上的字迹：“筑桥杀人事件”嫌疑犯、卡车司机 津严是否已经逃出县外？

在大字标题旁印着 津的头像。

29. 宇高渡轮的甲板(夜)

明月下闪着点点银光的海面留下了一条白色的航迹。

津眺望着船尾的航迹。

津好像是在对他旁边那位中年妇女说话，又仿佛是自言自语。

津：如此黑暗的大海……现在的位置，恰好是四国和本州的中间吧。

妇女：……(看看 津)……

津(仍然凝视着海面)：如果从这里跳下去，恐怕神仙也救不了哇。

妇女：……哎，是啊。

津转身走了。

中年妇女望着 津的背影。

30. 同·前甲板

三个大学生沿着扶手栏杆漫步走来。

其中一人停下在看什么。

甲板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件西装和一双皮鞋。

三人围拢过来。他们拿起西装，从胸部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

津的声音：双亲大人及加津子、博子、爱子：非常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一步了。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虽然有满肚子话想说，一时却什么也写不出来。祝你们幸福，并请求你们原谅我这种过分的做法。

31. 山阴线铁路·列车内(夜)

靠车门的座位上坐着巡回表演脱衣舞的一群剧组人员。

口石和市川两位刑警在向吉里幸子作讯问调查。

口石：你从今年一月到八月这段时间，和 津在筑桥同居过？

幸子：是的。那个人住在别府的皮埃尔公司的宿舍，到宫崎县的分公司出差时，经常光顾我经营的食堂。这个就是他的礼物。

幸子说着拿出一盒印着“金比罗食堂”字样的火柴盒给刑警看。

市川：噢……哦，对不起，你没听他说过他已经成家了吗……

幸子：这我知道。但是，他说他和妻子由于宗教上的缘故，只保持着形式上的婚姻关系。

市川：唔……

幸子：他对我挺不错的。不过，我已是有孩子的人，他晚上、早晨都要我的身子，真吃不消……搞得我都神经衰弱了。

市川：的确……

幸子：这是他送我的。

市川拿起幸子给他的天主教念珠瞧了瞧。

幸子：是我先向他提出分手的。我这个人有些幼稚……

列车开始减低速度。

列车播音：本次列车即将到达松江车站……

市川：哎，不不。那就这样……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还会再找你。

说着站了起来。

幸子：好的。

两位刑警准备离去。

口石：噢，对啦，在宇高渡轮濑户丸上，发现了他写给你的一封信。（把一个信封递给幸子）

幸子：对不起，谢谢。

幸子从信封里抽出信来轻声读着。

“如今，我正走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我已决定，我的人生旅程的终点就在濑户内海。永别了，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写于濑户丸．严”

读完信，幸子抬头看了一下。

幸子：刑警先生！

幸子追上已经走到车门边的两位刑警。

幸子：你们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津自杀前写的信吗？

口石：不。这个嘛，多半是津搞的障眼法……

幸子：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不拿这封信给我看呀！

幸子气势汹汹地抓住了口石刑警的手腕,好像要动手打人似地大声责问。

坐在旁边座位上的脱衣舞剧组人员们从幸子身后抱住她,将她制止。

32. 铁轮·温泉旅馆“五岛庄”

吉野警视和筑桥警察署的河井警部、桑田见习警部站在这座外形高大、但已显得陈旧的温泉疗养旅馆的大门前。

33. 同·账房

津严的父亲镇雄(65岁)、母亲佳代(60岁)和妻子加津子(34岁)低垂着头,与吉野警视等人相对而坐。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转播棒球赛的声音。

镇雄(异常低沉的噪音):让你们专程跑一趟,太对不起了(行了一个礼)。严的事,使全家一直都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像他那样的人,把他杀掉.....才是比什么都好的结果。

佳代哭得身子歪向一边,加津子则如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河井: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您儿子的熟人、朋友等社会关系,以及经常出入的场所,能否提供给我们?

镇雄:是.....无论如何,我们会尽量协助的。

佳代:不对劲呀.....(摇头)这、这么好的孩子.....真是不对劲呀(哭泣)。

镇雄:佳代!

痛哭的佳代进入歇斯底里状态。

镇雄:加津子,你带她到祈坛去。

加津子扶着佳代入内。

镇雄:丢人呐,实在太丢人了。

镇雄放在腿上的拳头不停地颤抖。

吉野:您的夫人,有病吗?

镇雄:是啊,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住在五岛的时候就得了心绞痛,本来身体就弱,又为严的事情忧虑焦急.....

吉野:您是五岛的人?

镇雄:对。

34. 青沙浦(五岛列岛)

小小的渔港。

一座天主教堂凛然矗立在这个贫寒的渔村中。

35. 海滨

字幕: 昭和十三年(1938年)。

身穿白色夏季军服的会计中尉猛地一拳, 将镇雄打得一跤翻倒在沙滩上。

中尉: 你他妈的混蛋东西! 竟敢拒不交出渔船, 就凭你们是天主教徒吗! 你以为军队的命令是什么!

镇雄慢慢站起来, 对中尉说。

镇雄: 不是有意抗拒, 可……要我们这些天主教徒交出所有的渔船, 这不公平……

镇雄还没讲完, 脸上又重重挨了一拳。

许多村民站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们。在村民中, 可以看到身材显得非常矮小的镇雄的妻子佳代, 以及他的长女万里和儿子严。

中尉: 站起来!

镇雄抬头看着中尉, 又一次站起身。

中尉: 到底交不交船!

镇雄: ……(咬住嘴唇, 略微点了一下头)

中尉: 畜生! 别他妈含含糊糊的!

中尉继续殴打镇雄。

严突然向他们这边跑来。

佳代: 哎, 阿严、阿严!

奔跑的严, 手中紧握着一块木板。

严在村人们的注视下快速奔跑着。

严用手中的木板向中尉腿上猛击。

中尉: 哎哟!

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镇雄(大吃一惊): 阿严、你干什么! 快给我滚!

严瞄准正准备站起来的中尉的脑袋, 打算再给他一击。

镇雄扑上去夺下了木板。

镇雄: 混帐东西!

中尉: 小杂种! ……(揉着腿站了起来)

严翻眼瞪着中尉，又抓起一把沙子就要朝他脸上扔。

镇雄(推开严的手): 别乱来, 阿严!

中尉怒气冲冲地瞪着严。

镇雄: 请原谅他吧, 我们交船。

严吃惊地转头去看父亲。

中尉:那好, 那你就说, 我心情无比愉快地, 为了天皇陛下献上我的船。说!

镇雄:

中尉: 我心情无比愉快地——

镇雄:无比愉快地.....

脸上毫无表情看着父亲的严。

中尉: 为了天皇陛下.....

镇雄(瞟了严一眼):为了天皇陛下.....

中尉: 献上我的渔船。

镇雄: 献上我的渔船。

严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海平线。

36. 黑夜中的大海

佳代: 回去吧, 该吃饭了。

严:(赌气的样子)。

佳代: 走, 回家吧。

佳代抱住严的肩膀, 和他一起望着大海。

佳代: 你呀, 脑子好, 人聪明, 你爸爸和我, 心里都对你抱着很大希望呢。

严:

佳代: 你到别府之后, 好好学习, 肯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

佳代: 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你呀, 你可千万要记住。

37. 渡轮

定期渡轮缓缓驶离港口。

镇雄双臂抱在胸前, 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五岛, 在他身后是佳代和万里。

佳代口中哼唱着祈祷歌。

严独自站在一边, 注视着白色的航迹。

镇雄的声音: 我们用海军支付的赔偿金, 在别府的铁轮买下了一家旅馆, 然而阿严的反抗情绪日益严重。战争期间, 他一直被关在少年管制所里。

38. 山村

字幕: 昭和 21 年(1946 年)。

吉普车在一条土路上急驰, 卷起滚滚烟尘, 土路两边是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

吉普车上坐着几名喝着啤酒吵吵闹闹的美国兵, 以及和美国兵同样打扮的 津严。

路上有几个挑着准备出售的旅行背囊的当地人, 其中一位姑娘(加津子) 穿着日式劳动装。吉普车从她身边驶过之后来了个急刹车。

两三名美国兵和 津跳下车朝姑娘跑去。

姑娘惊惶失措地想要逃开, 但肩上过重的担子使她难以动作, 吓得她不禁蹲下身去。

津(故意拿着洋腔): 小姐, 不用害怕, 上车吧。

姑娘恐惧地抬头看着他。

津: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美国兵在旁边吹口哨起哄。

镇雄的声音: 后来, 他因偷盗、贩卖美军吉普车被判了两年徒刑。我们考虑, 也许他娶了媳妇就会踏实下来, 于是给他找了个女人让他去相亲。

39. 铁轮的街道

俯瞰弥漫着白色蒸气的街景。

着长裙的加津子一边问路一边往前走。

40. “五岛庄”外

加津子仰头看了看五岛庄, 胆怯地走向大门。

41. 同 · 大门

门边排列着各色的鞋子和木屐。

加津子: 对不起, 有人吗?

出来一位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 欢迎光临。

加津子: 那个…… 津严先生、他……

女服务员: ……找严先生……

佳代从账房探出头来。

佳代: 您是哪一位?

加津子: 我、我是福冈的大村加津子。

佳代: 阿严刚才到理发馆去了, 因为今天他要相亲。

加津子: 相亲!

佳代: 是啊。如果您有什么急事可以告诉我, 会为你转达的。不过……

加津子: ……噢, 没什么。

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五岛庄。

42. 坡路上的理发店

刚刚理完发、穿戴得整齐漂亮的 津出了理发店。

津发现在前边路上走着的加津子。

津: 喂……是来找我的吧……

加津子: ……(加快了脚步)

津追上加津子。

津: 你是怎么了?

加津子(倏地转头对着 津): 你要去相亲!

津(笑着): , 那个五岛的女人呀, 是老爷子强迫我和她见面的。我嘛, 才不打算和那种妖怪似的女人一起生活呢。我一瞧她的照片, 哇(用手捏住面颊扭着), 就是这么一副尊容。

加津子: ……

加津子突然停下脚步, 绕过 津, 然后朝来路的方向走去。

津(拉住加津子的手臂): 你要去哪儿?

加津子(边走边说): 难道我就不能见见你的父亲和母亲吗?

津: ……这不太合适吧。今天, 他们是叫我去相亲的……

加津子越走越快。

津: 喂! 嗨!

43. 五岛庄·账房

津严领着加津子跪在表情严厉的镇雄和佳代面前。

镇雄: 简直混蛋! 在相亲的日子, 却带回家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女人……

津: 干脆, 拒绝对方算啦。反正我觉得, 同那个妖怪似的女人相比, 还不如和这位结婚呢。如果她家是必须信奉佛教的, 我可以从明天就改宗教, 不再

佳代从账房探出头来。

佳代: 您是哪一位?

加津子: 我、我是福冈的大村加津子。

佳代: 阿严刚才到理发馆去了, 因为今天他要相亲。

加津子: 相亲!

佳代: 是啊。如果您有什么急事可以告诉我, 会为你转达的。不过……

加津子: ……噢, 没什么。

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五岛庄。

42. 坡路上的理发店

刚刚理完发、穿戴得整齐漂亮的 津出了理发店。

津发现在前边路上走着的加津子。

津: 喂……是来找我的吧……

加津子: ……(加快了脚步)

津追上加津子。

津: 你是怎么了?

加津子(倏地转头对着 津): 你要去相亲!

津(笑着): , 那个五岛的女人呀, 是老爷子强迫我和她见面的。我嘛, 才不打算和那种妖怪似的女人一起生活呢。我一瞧她的照片, 哇(用手捏住面颊扭着), 就是这么一副尊容。

加津子: ……

加津子突然停下脚步, 绕过 津, 然后朝来路的方向走去。

津(拉住加津子的手臂): 你要去哪儿?

加津子(边走边说): 难道我就不能见见你的父亲和母亲吗?

津: ……这不太合适吧。今天, 他们是叫我去相亲的……

加津子越走越快。

津: 喂! 嗨!

43. 五岛庄·账房

津严领着加津子跪在表情严厉的镇雄和佳代面前。

镇雄: 简直混蛋! 在相亲的日子, 却带回家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女人……

津: 干脆, 拒绝对方算啦。反正我觉得, 同那个妖怪似的女人相比, 还不如和这位结婚呢。如果她家是必须信奉佛教的, 我可以从明天就改宗教, 不再